

或曰植物者利于熱帶而不利於寒帶者也。愈寒帶而植物愈凋落，愈熱帶而植物愈茂盛。此理所必至而勢之固然者也。長江流域如楚如吳如皖如浙固皆溫帶也。而大河流域如秦如燕如豫如齊稍近寒帶矣。故大河流域之地利薄而長江流域之土膏沃。兩江澤國轉輸西北三秦陸海仰給東南。豈由于人工有巧拙之殊，實由于氣候有寒熱之異也。錢子曰：烏乎然？烏乎然。嘗考禹貢一書而長江流域田列上等者絕毋，而僅有大河流域田列上等者數見而不鮮。

## 中國輿地大勢論 (續第六) (十五號)



金匱錢基博

地理

三

長江流域

大河流域

徐州厥田惟上中	上等	中	等	下	等	上等	中	等	下	等
揚州厥田惟下中	梁州厥田惟上下	荊州厥田惟下中	雍州厥田惟上下	青州厥田惟上下	豫州厥田惟中上	冀州厥田惟中中	兖州厥田惟中下			

班氏西都賦曰。「下有鄭白之沃。衣食之源。提封五萬。疆場綺分。溝塍刻縷。原隰龍鱗。決渠降雨。荷插成雲。五穀垂穎。桑麻鋪棻。」張平子西京賦曰。「爾乃廣衍沃野。厥田上上。實惟地之奧區神臯。」觀于班固及張平子之言。可以證關中之土宜之肥沃。張平子南都賦曰。「其水則開寶灑流。浸彼稻田。溝澮脉連。隄塍相轄。朝雲不興。而潢潦獨臻。決渫則曠。爲漑爲陸。冬稔夏穡。隨時代熟。其原野則有桑漆麻苾。菽麥稷黍。百穀蕃廡。翼翼與與。」左思魏都賦曰。「溫泉溢涌而自浪。華清蕩邪而難老。墨井鹽池。玄滋素液。歟田惟中。厥壤惟白。原隰昫昫。墳衍斤斤。」觀于張平子及左思之言。可以證河南之土宜之肥沃。韓琦曰。「天下有水之地。毋不宜稻之田。况青齊據海。距淮。濛濛。」

汶帶濟來。嶺之盛。勢若建瓴。歸壑之流。形如聚扇。泉深而土澤。潮淤而壤沃者耶。觀于韓琦之言。可以證山東之土宜之肥沃。徐貞明曰。『京東諸州邑。皆負山控海。負山則泉深。而土澤。控海則潮淤。而壤沃。自密雲東以至薊州永平之境。河泉流注。疏渠溉田。爲力甚易。而豐潤境內瀕海之田。幾二百里。與吳越沃區相埒。』觀于徐貞明之言。可以證河內之土宜之肥沃。如河內如山東如河南如關中皆大河流域也。豈真不毛之瘠土耶。非不毛之瘠土而竟爲瘠土之不毛耶。誰實爲之作。備誰實爲之階。厲船山王氏曰。『自唐以來。財賦所自出。皆取之豫兗冀雍而已足。未嘗求足于江淮也。恃江淮以爲資。自第五琦始。當其時。賊據幽冀。陷兩都。山東雖未盡失。而隔絕不通。蜀賦旣寡。又限以劍門棧道之險。所可資以贍軍者。惟江淮。故琦請督租庸。自漢水達洋州。以輸于扶風。一時不獲已之計也。乃自是以後。人視江淮爲腴土。劉晏因之。蓋東南以供西北。東南之民力殫焉。垂及千年。而未得稍舒。嗚呼。朝廷旣以爲外府。垂腴朶頤之。官吏亦視以爲擅場。耕夫紅女。有宵匪旦。以慮密詈之。誅求。乃至衣被之靡麗。口實之珍奇。苛細繁勞。以聽貪夫之侈滯。匪舌是出。不敢告勞。亦將孰與念之哉。自漢以

上。吳越楚閩皆荒服也。自晉東遷而江淮之力始盡。然唐以前姚秦拓拔宇文唐以後。自朱溫以迄宋初。江南割據而河洛關中未嘗不足以立國。九州之廣。豈必江濱海澨。之可漁獵乎。祖第五琦劉晏之術者。因其人惜廉隅畏鞭笞。易于弋取而見爲毋盡之藏。竭三吳以奉西北而西北坐食之三吳之人不給饘粥之食。抑待哺于上流而上流無三年之積。一罹水旱死徙相望。乃西北蒙坐食之休而民抑不爲之加富者。豈徒天道之虧盈哉。坐食而驕。驕而佚。月倍三釜之餐。工毋再易之力。陂壑不修。桑蠶不事。舉先王盡力溝洫之良田。聽命于旱蝗而不思擇教。洊飢相迫。則夫削妻骸弟烹兄肉。其強者彎弓馳馬以殺奪行旅。而猶睥睨東南。妬勞人之采椽剝蟹也。誰使之然。非偏困東南以驕西北者。縱之而誰咎耶。驕之使橫。逸之使惰。貪欲可遂。則笑傲以忘所自來。供億不遑。則枝忿而狂。輿以逞。其野人惡舌暗啞以矜羸懦之馴民。其士大夫氣涌胆張。恟喝以凌衣冠之雅士。于是國家毋事。則依中涓附戚里而不惜廉隅。天下有虞。則降賊附羶虜而不顧君父。何一而非坐食東南者之教。狴豺虎。以使農非農。士非士。俾波逝而毋迴瀾哉。旨哉。船山王氏之言也。實能抉西北彫敝之原因而毋餘蘊者也。

乃知。鑿之。使橫逸之。使惰以人事而災及地利。遂令厥土黃壤。厥田上上之沃土。竟成石田者。皆第五琦爲之作俑也。吁。

或曰。吾嘗聞之尹氏曰。南方種田一畝。所獲以石計。北方種田一畝。所獲以斗計。然則大河流域之土宜。實較長江流域之土宜爲瘠。長江流域之土宜。實視大河流域之土宜爲肥也。錢子曰。夫豈其然。夫豈其然。凡物之廢置不用者。將漸消失。其能力者必也。有耳也。久不用之。則必聾。有口也。久不用之。則必瘖。于人體有然于土宜亦然。大河流域之田。畝蕪萊不治者。歷數千百年。其不能如長江流域之田。畝朝灌夕沃者之肥。且饒固也。豈由于土宜之有肥瘠。實由于人工之有勤惰耳。

吾嘗聞之尹氏曰。南方地窄人稠。一夫所耕。不過十畝。多則二十畝。力瘠而工專。故所獲甚厚。北方地土遼濶。農民惟圖廣種。一夫所耕。自七八十畝。以至百畝不等。意以多種則多取。不知地多。則糞土不能厚壅。而地力薄矣。工作不能遍及。而人事疏矣。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矣。蓋大河流域地有遺利。而長江流域民有餘力。民有餘力。而人滿堪虞。地有遺利。而田蕪不治。東西俱弊。南北兩傷。莫若招長江流域之游民。墾大河流。

域之荒田一則可以開闢大河流域之地利而于以足食一則可以安置長江流域之游民而不致失業實有利而毋弊一舉而兩便者也果也大河流域之地力已竭而長江流域之土宜實沃勢不能不仰給于長江流域計不得不待哺于長江流域然長江流域之民族既有以利益大河流域之民族而大河流域之民族可毋以酬報長江流域之民族乎不然長江流域之民族力耕而穫之大河流域之民族安坐而食之天下恐毋此便益之事也其不平孰甚

然則大河流域之民族果何以酬報長江流域之民族也曰長江流域饒于農業大河流域富于礦產金銀之氣溢于蒼嶽赤岬之間煤鐵之苗露于近郭遠郊之地長江流域民族既轉輸漕運以濟大河流域民族之粒食大河流域民族可開掘礦藏以濟長江流域民族之財用以此之有餘救彼之不足所以相酬報之道如此

大河流域之富于礦產猶長江流域之饒于農業也長江流域饒于農業歲轉輸數千百萬石糧食以濟大河流域民族大河流域富于礦產獨不能開掘礦產運送長江流域交換其利益乎藉曰不能我長江流域民族不可不一規則以處置大河流域之

民族也。

處置之規則有二：一曰現在之規則，二曰將來之規則。

(甲) 現在之規則。泰西強權派言曰：「世界之大部分被掌握于毋智毋能之民族。此等民族不能發達其天然力。如礦地山林等。以供人類之用。徒令其廢棄。而他處文明民族。人口日稠。供用缺乏。毋從涓注。故勢不可不使此劣等民族受優等民族之指揮監督。務令適宜之政治普及于全世界。然後可以隨地投資本。以圖事業之發達。以增天下之公益。」現在長江流域民族之于大河流域民族。可照此例多集有資本家開辦大河流域農業公司或礦產公司。監督大河流域民族墾闢荒田。開掘礦產。俾不致地有遺利。民有餘力。此現在之規則也。

(乙) 將來之規則。將來新中國成立而行參政代議士之制。惟長江流域民族得享有參預政治之權利。而大河流域民族不准有參預政治之權利。何也。泰西政治家言曰：「不能多擔任國家納稅之義務者。決不得有參預政治之權利。故各國之選舉法。其選舉權與被選權。大率以多納稅者得之。」今大河流域民族且不能自謀其生計。而

待哺于長江流域安能多擔任國家納稅之義務既不能多擔任國家納稅之義務安能享參預政治之權利而長江流域民族不爾也即以現在而言江浙漕白爲二十一、行省冠而近日攤派洋債又負天下之最多數可謂能多擔任國家納稅之義務者矣安得不償以參預政治之權利耶此將來之規則也。

### 第六節 長江大河二流域學派之異同

論文明之發生莫要于河流而河流之影響于學界不亦鉅哉我中國長江大河二河流其位置之南北殊其性質之清濁殊因之而吾國學界遂分大河派長江派二者老聃者生長于長江流域而長江派之泰斗也仲尼者生長于大河流域而大河派之鼻祖也一則畏天一則斥天一則尙禮一則非禮一則主剛一則主柔一則主動一則主靜一則畏聖人一則非聖人一則喜法古一則非法古一則尙勉強一則明自然一則崇力行一則崇毋爲其宗旨不同其說法不同有如納鑿之不相容冰炭之不相入者仲尼畏天者也惟恐獲罪于天子曰獲罪于天毋所禱也老聃不畏天者也且以不仁斥天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老聃斥天之至而并斥天所之以付異于我者仲尼畏天之至而并畏天之所以付

界。于。我。者。天。之。所。以。付。界。于。我。者。何。也。所。謂。天。命。也。天。命。之。謂。性。曰。仁。曰。智。曰。義。曰。禮。  
 所。謂。性。也。率。性。惟。道。修。道。惟。教。仲。尼。之。率。性。仲。尼。之。畏。天。命。也。絕。聖。棄。智。絕。仁。棄。義。老。  
 聃。之。滅。性。老。聃。之。斥。天。命。也。老子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以。視。仲。尼。證。證。于。天。命。之。可。畏。一。則。  
 曰。「畏。天。命」。再。則。曰。「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不。亦。大。相。逕。庭。乎。其。差。點。一。  
 禮。者。天。秩。也。書曰天秩有禮天。命。之。一。也。仲。尼。畏。天。故。尚。禮。老。聃。斥。天。故。非。禮。蓋。事。有。必。至。而。  
 禮。毋。可。疑。者。老。聃。曰。「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  
 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以。爲。惟。禮。實。足。以。長。生。民。之。好。僞。也。仲。尼。曰。「非。禮。勿。視。非。禮。  
 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上。好。禮。則。民。易。使。也。」以。爲。非。禮。不。足。以。範。生。民。之。舉。動。也。  
 一。則。尚。禮。一。則。非。禮。其。差。點。二。  
 大。河。流。域。之。人。具。堅。強。不。屈。之。概。長。江。流。域。之。人。以。柔。和。而。文。爲。上。老。聃。者。長。江。流。域。  
 之。人。也。仲。尼。者。大。河。流。域。之。人。也。皆。感。于。社。會。之。習。慣。風。氣。之。熏。染。者。也。故。一。則。主。剛。  
 一。則。主。柔。主。柔。者。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  
 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有味乎、其言之也。主剛者曰：「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母道，至死不變，強哉矯。」又何壯哉！其差點三。

嗚呼！人類動物也。鳥可以不動，不動而靜，死機也。地球有自轉之運動，而後著晝夜之消息，有公轉之運動，而後有四季之代謝，人身之血輪，片刻不流動，則周身必凍，且僵肢體，片刻不運動，則肢體或麻且木，動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仲尼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言人之不可以不動也。曰：「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示人以動之方也。蓋仲尼固主動派也。而老聃則主靜派也。曰：「母動爲大。」言人之不可以動也。曰：「夫人神好靜，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欲牽之。常欲遣其欲，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滅，所以不能者，爲心未澄，欲未遣也。能遣之者，內觀其心，心母其心，外觀其形，形母其形，遠觀其物，物母其物。三者既悟，惟見于空，觀空亦空，母所空，所空既母，母母亦母。母母既母，湛然常寂，寂母所寂，欲豈能生，欲既不生，即是真靜，真靜應物，真常得性，常應常靜，常清靜矣。如此真靜，漸入真道，既入真道，名爲得道。」言人之不可以不靜也。抑

何與仲尼之言相水火耶。其差點四。

上古之人之頌聖人也不曰天縱則曰天生。意謂此天帝之化身也。然則畏天之影響而并畏聖人。斥天之株連而并斥聖人。亦勢所必至而理之固然者也。此所以仲尼言「畏天命」而即繼之曰「畏聖人之言」。老聃言「天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而即繼之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歟。其差點五。

仲尼則古稱先而強于保守之習者也。故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實代表其守舊之理想也。老聃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蓋刺仲尼之法古也。一則非法古。一則崇法古。其差點六。

仲尼以爲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進德修業必始于勉強也。故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蓋主勉強以節性也。老聃以爲待鈎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膠漆而約固者是侵其德也。返真歸樸在順其自然也。故一則曰「泉涸魚相處於陸。相洵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再則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

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太。太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中略法白然。蓋明自然以見性也。其差點七。

老聘母爲者也。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者也。仲尼力行者也。栖栖皇皇。如不終日者。也是故一則曰。『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再則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皆策馬前進之意也。而老子則不然。一則曰。『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再則曰。『天下之至柔。馳騁之至堅。毋有入于其間。吾是以知毋爲之有益。』(中略)天下希及之。』嗚呼。爲且不可。何論力力行者。爲之至也。其差點八。

觀于此。亦可知儒家之反對老氏。老氏之破壞儒家矣。儒家者老氏之勁敵也。老氏者儒家之蠹賊也。旂鼓相當。正未知鹿死誰手。是故太史公曰。『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是耶。』夫亦知當日諸家若陰陽家。若墨家。若名家。若法家。數者舉不足以與儒家相抵抗。而常懼爲儒家所推倒。惟斯道德一家。頗有與儒家並駕齊驅之勢。故獨舉老氏與儒家並稱。而未嘗以陰陽家。法家。墨家。

名家諸家與儒家連類而舉也不然。「道不同不相爲謀」不獨儒家與老氏爲然也。而何獨斤斤于儒家與老氏耶？是知老氏之與儒家實有足以角立爭雄而不能決勝負之屬。誰何者？初非若陰陽家墨家名家法家諸家比也。觀于此而後知非仲尼決不足以代表大河派。非老聃決不足以代表長江派。餘皆等諸自檜以下可也。吾可以不

論。

老氏生產于長江流域而不生產于大河流域。儒家出現于大河流域而不出現于長江流域。豈地理之影響于學界歟？抑學界之影響于地理歟？豈地理學界互相爲因互相爲果歟？稽之春秋戰國之間而長江流域多出產老氏。鉅子。大河流域多出產儒教。鉅子。天之生材不偶然也。老聃楚人。楚今湖北省。鄰氏或云吳人。吳今江南省。傅氏或云越人。越今浙江省。徐氏臨淮人。臨淮今江蘇省。徐州府睢寧縣。文子或云吳人。吳見上。靖子楚人。楚見上。關尹子同上。莊子宋人。宋今河南歸德府。列子未詳。老成子或曰越人。越見上。長廬子楚人。楚見上。王狄子未詳。公子牟魏人。魏今河南開封府。田子齊人。齊今山東青州府。老萊子楚人。楚見上。黔婁

地理

十四

子齊人齊見上。宮孫子未詳。鷓冠子楚人楚見上。周訓未詳。臣君子蜀人蜀

今四川省。鄭長者鄭人鄭今河南開封府。楚子楚人楚見上。以上老派共二十

二人南人十三北人五未詳者四。仲尼魯人魯山東兗州府。顏淵同上。閔子騫同

上。冉伯牛同上。冉仲弓同上。宰我同上。冉求同上。子路同上。有若同上

子賤同上。南容同上。樊遲同上。子夏衛人衛今河南衛輝府。子貢同上

琴牢同上。子羽魯人魯見上。公西赤同上。公冶長同上。申棖同上。公明儀

同上。言偃吳人吳今江南省。原思宋人宋今河南歸德府。司馬牛同上。曾子

魯人魯見上。高柴齊人齊今山東青州府。巫馬期陳人陳今河南陳州府。陳亢

同上。子張同上。子思魯人魯見上。孟子鄒人鄒今山東兗州府。荀卿趙人趙

今直隸省。虞卿同上。辛子齊人齊見上。公孫固同上。孔穿魯人魯見上。徐

子宋人宋見上。以上儒家共三十六人北人三十五南人一。

老聃出產于長江流域仲尼出產于大河流域偶也才不擇地而生也甚乃習仲尼之

說者亦多為大河流域之出產物而出產于長江流域者不多得習老聃之說者亦多

說者亦多為大河流域之出產物而出產于長江流域者不多得習老聃之說者亦多

以長江流域爲出產地而出產于大河流域者率鮮見不可爲偶也實由于地理之影響也。何也？江性寬緩而紆徐者也。河流湍急而勁疾者也。湍急而勁疾者而影響于學界而爲主剛主動。寬緩而紆徐者而影響于學界而爲主柔主靜焉。湍急而勁疾者必須築隄束水而後毋汎濫之患。寬緩而紆徐者不必築隄束水自能安流行之常。蓋江流貴順性而河流須節性也。河流須節性而影響于學界而爲尙禮尙勉強崇力行三者皆節性之道也。江流貴順性而影響于學界而爲非禮（禮所以節性者也。非禮是非所以節性者也）明自然（任公曰：自然者順性也）崇毋爲（苟有爲不自然矣。惟毋爲乃所以成其自然也）三者皆順性之道也。非直此也。湍急而勁疾者偶有漲溢千里腴壤悉成澤國。廬居受其漂沒財產蕩爲子虛。烏有在昔洪水時代人民智識未具。方慶目前衣食之幸福。忽遇意外可驚可愕之事。以震怖于地理上現象而保守之情深。惟恐洪水之或汎濫而不得保守其財產而不能免于流離而影響于學界而爲則古稱先而寬緩而紆徐者不患洪水之汎濫也。夫然而人民保守之習亦不甚強焉。而影響于學界遂爲老子之非法古嗚呼。地理之影響于學界何如哉。地理之影響于

學界何如哉。

嗚呼我中國學界歷史。實以儒老兩家相交戰而成者也。其在春秋戰國時。毋論矣。其在炎漢之初。雖以漢文帝竇太后之篤好黃老。而北方獨盛儒學。雖以楚元王漢武帝之崇禮經師。而南方猶喜道家。春秋繁露及其餘經說。北學之代表也。淮南子及其餘詞章南學之代表也。自漢武帝表章六經。排斥百家。而儒教一盛。而老氏一微。自文帝。帝祖述老莊。提倡曠達。而老氏一盛。而儒教一微。降及兩晉。迄于六朝。而北人徐溥。明李鉉。沈重等。以精于三禮。稱南人王弼。郭象。向秀等。以邃于老莊。著堯春。陸氏曰。昔何晏。王弼。蔑弃先典。藻飾華言。于時老莊之旨。靡然相从。洙泗之風。藐焉將墜。當日以平叔爲神懷。超絕輔嗣。爲妙思通微。中略。其傑然崛起河北者。則惟魏末徐遵明爲大儒。易書禮遵鄭氏。左傳遵服氏。講學授徒。海內宗仰。一時如盧景裕。崔瑾。李鉉。權會。田元鳳。夏懷敬輩。並執經受業。其後言易者。出郭茂之門。言禮者。出熊安生之門。言春秋者。並得服氏之精微。蓋惟其能得真師所在。而後羗博士之名。不可越。羗弟子之業有所宗。中略。江左人文。非不云盛。徒以篤好元言。耽心禪誦。遂致崔盧孫。蔡

諸儒來自北方。未聞稍變其習。此所謂上有好之，下必甚焉者也。一旨哉斯言也。可謂深識當日學界之大勢者矣。蓋長江流域之間，猶是何晏王弼之遺風也。而大河流域之間，已復鄭玄馬融之舊觀矣。觀于此，可見老派之不適于大河流域，而獨適于長江流域。孔派之不適于長江流域，而獨適于大河流域也。迄于今，而江西之有張真人山，東之有衍聖公，一則以孔氏苗裔而稱尊于大河流域，一則拾老氏唾餘而見崇于長江流域，位望之隆，一南一北，並駕齊驅，然則論我中國學界歷史者，謂之爲儒老兩家交戰之歷史，可也。

(未完)

